

第一屆
第

屆
新
北
市

文學獎

屆
新
北
市

新
北
市、新
文
學、新
心
靈

散
文

佳
作

放手練習曲

鄭麗卿



個人簡歷

屏東縣人。輔仁大學歷史系畢。從事編輯工作與創作。

作品曾獲：林榮三文學獎第三屆 小品文類 (2007)

台北縣文學獎第五屆 散文類首獎 (2009)

台北縣文學獎第六屆 小品文類 (2010)

第三十三屆時報文學獎 小品文類優選 (2010)

作品曾入選《98年九歌文選》、《99年九歌散文選》

二魚文化《2010飲食文選》、九彎十八拐雙月刊

著作：《只要離開，就好》散文集 寶瓶文化出版

得獎感言

我喜歡做媽媽，現代的媽媽卻經常受到挑戰，做媽媽的也要隨時學習「放手」，隨時「應戰」。有時，寫作也像養育小孩一樣艱苦而幸福，寫作與母職是目前最能愉悅自己的事。

【散文佳作】放手練習曲

鄭麗卿

你察覺我的腳步走近時，立刻轉過頭來看著我，似乎在等著我又像在防衛著什麼。我知道你手的動作正快速地把網站一個個關掉，空氣中有一種難以測量卻真實的震盪與緊張，你清瑩的眼睛含著疑問：有什麼事？

我都看在眼裡了。但我也說不什麼，說什麼都不是。只是覺得你的世界愈來愈大，也離我愈來愈遠了。就看著你，也只是，看著。

看著看著，有時候覺得真不可思議，什麼時候你變成一個美少女了。我是說「變」，雖然每天看著你，但你總是在某個時刻讓我驚覺：你又長大一點了。你長大了，我應當感到寬慰才是，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在寬慰之餘我又感到一些很難理得清的心緒，心頭上總感到有些重量。有些恐懼，或許是恐懼失去；或許是害怕你遠離；也或許是一些悵然，對於生命的消長，對於我們曾經的依存關係。

接下來，你說星期六同學邀你去逛公館。你凝重臉色，歪著頭等我的回答，我沉默嚴肅地看著你。

我問：和哪些同學？要去逛什麼地方？一定要去嗎？

你勉強忍受我一一的詢問，說：就是公館嘛，伊東屋呀、金石堂呀大眾唱片行嘛。

可是你想想看，報紙電視上哪一天沒有凶殺案、性侵害、分屍案火燒車被騙被拐的事件。公館雖是我上班的所在，當你說要和同學去遊逛時，那裡立即變成毒蛇猛獸橫行的蠻荒叢林，公車之狼、電梯之狼、什麼什麼蛇呀鹹豬手全數出動，在我的腦海裡示威狞笑。你要知道人心有多詭譎，你的周圍就有多險惡。

從你嬰幼的時候開始，常常無來由的就有種種恐懼感襲上我的心頭，災難的陰影總在四下游移。有時候加班回家晚了，你已睡下來不及和你說說話、廝磨一番，我竟無法克制地要鬧起情緒來，像是失落了什麼沒有得到滿足的虛空。因為恐懼失去，以致我對離散、天災和人禍有了膨脹的想像。因為你，我在自己的掙扎與恐慌中，似乎也才稍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心情。

我的母親，她向來就擔心子女餓肚子，彷彿饑餓是她最大的恐懼。小時候，在農村我們像青菜蘿蔔一樣自然生長，但也有許多事由讓我關在房裡生氣不吃飯，母親總會在房門口苦苦相勸，絮叨著她和父親辛苦工作就為了讓我們吃飽飯，「你不吃飯啊，那我們不是白做工了。」那聲音像一支悲傷的歌，卻比柔軟

的繩索強勁縛住我就範。就在父母親拚命工作以餵養我們的同時，我竟得到意外的充分自由。那時候在鄉下，就在你這個年紀，我經常和同學們在初一十五的夜晚縱橫媽祖廟前，穿梭在燒香拜拜與逛市集購物的人潮當中，吃食各種當令果物和剉冰，似懂非懂地學著聽卡本特兄妹的 Only Yesterday、The Top of the world，齊豫的橄欖樹，有時大夥人就在同學家過夜。那是個麻雀般跳躍織夢的年紀，誰能阻止女孩子們嘰嘰喳喳過日子呢。農村對一群作夢的女孩來說，是太小太簡單了，我們總嚮往著想像著未知的遠方。

你對遠方也懷著想像與憧憬的吧。而我，卻要以想像的災難把你圈籠保護在自己的視線範圍之內，雖然我也清楚知道，我的恐懼將會剝奪屬於你自己的生活經驗。小孩要長大，是做母親的既甜蜜且憂傷的經驗。你開始糾正我講話不要再疊字，之前我們習慣說蓋被被、壓扁扁，現在只要說蓋被子、壓扁就行了，你說用疊字太噁心太幼稚了。你在長大，每隔一段時間，都是你推著我隨你進入另一個新階段，我得重新適應你又長大一些些了，心底的量尺也要隨時更新。但你不明白為什麼我經過麗嬰房時，總禁不住要呆立看著那些嬰幼兒服裝；當我去「愛的世界」，再也買不到合你身的衣服時，心裡那滋味，啊，那滋味真不知道該怎麼說呢。有時候，我真想再買件可愛的小洋裝裱框掛起來，但那樣也只是滿足我自己的想望，已經與你無關了。我多麼想要一直將你裸抱在懷，又多麼期望你健康長大。

我知道你急著要長大，渴望自己去經驗種種事情。我明白自己小時候曾經做過多少蠢事，現在就該有多少包容來對待你。我也在學習對你放開手，讓你自己去摸索前進的路程，讓你受傷，讓你成長。然而這一門放手的功課，對任何一位母親來說都是艱難的學習。我因此記起你第一天要去上托兒所時，我讓你獨自走過小學校無人的大操場，你穿著水藍洋裝的小小背影，美麗宛如晨風中的玫瑰蓓蕾，擺動著勇敢一往直前。你頭也不回大無畏地朝教室走去的身影，看在我眼裡是多麼教人感動。而平時的你是那麼膽怯怕生，總習慣拉著我的衣角，躲在我身後探看陌生的世界。於是，我才知道你可以的，我也應該放開要保護你的手，讓你去嘗新。現在，我歡喜每天早晨在門口目送你精神飽滿地背著書包下樓去，彷彿你就要啟程為自己的人生去長征一般，同時也滋養了我為人母者的欲望與幸福。但是，基於本能，基於情感，甚或功利的目的，真正要給孩子充分的空間與自由，很難，真的很難。

那個曾經在我每天要出門上班時，你難分我難捨地在鐵門裡淚眼問我幾時回家的女童；晚上我在洗碗時，那個站在水槽旁童音朗朗背誦課文的小女生：「……有的媽媽忙著做生意，有的媽媽忙著去上班，為什麼每個媽媽都這麼忙呢？」忙，忙忙碌碌的生活，我錯過了太多你等待陪伴的眼光。然而這些辛酸溫甜的片刻，內容平常，印象結實，讓我以為你會一直拉著我的手，讓我引領你向前走去。但現在總有一些事情讓我們爭吵起來，我知道如何激怒你，如何讓你掉淚。我偽裝開放、明理、寬容，彷彿是現代新好媽媽，實則骨子裡依然是殺傷力極強的掌控的欲想和本能。雖然我也時常警惕自己，不可以宰制你的生活，要給你更大的空

間。但是，好吧，我承認，隨著你逐漸逐漸的成長，有種被離棄之感噴然而出，彷彿我不再是你所需要的一雙手。我深刻感覺到你自己的世界正在成形，擁擠著我們的交集愈來愈縮小，這種感覺很……，很悵惘，也很辛辣。

然而，一雙不能鬆開的母親的手，便可能形成壓迫的陰影，也可能變成長鞭辛辣地抽打在子女身上。這些年來，有一雙不曾放鬆、不願意放開的手，把我們的生活導演成直逼電視八點檔連續劇的家庭倫理悲喜劇，歹戲拖棚一般在客廳裡反覆搬演，想必你也一一看在眼裡了。那一雙手鞭打得你父親軟弱無力，我在其中也傷痕累累，進退無據，終於讓我開始懷疑起家庭的意義。家，也是枷，已非我一向所以為的生活最後避風港了。不能放手，可能是母愛的敗筆，愛是多麼艱難，一失手便成怨，成恨，如血蛭，吸食子女的骨血。那樣的一雙手，如此固執而專制，慢慢地腐蝕了我的敬意與愛。而我的母親，則以她憂傷的眼神和她滿懷關愛的雙手，編織她馴服孩子羅網，讓我的反抗之矛找不到可以招架的盾，日後卻纏繞成頭上脫不掉的緊頭箍。我嘗受過的疼與痛，如今怎能再以愛做偽飾，將這樣一雙不肯鬆放的手置於你肩頭呢。

實在說來，為人父母者也有自己的人生問題要面對，比如穿著軟底鞋不聲不響到來的「老」，也讓我常常感到困惑與無所措。比如，在我的夢想中還有一片文學草原，我努力著要前去徜徉，而你也有你奇幻不可思議的世界要去探訪。我從來不怕在你面前暴露自己的無知與侷限，我更願意你我是人生路上的同行者，我們可以豐富彼此的生活，不必因血緣關係而互相拘限。我期待我們的關係是一條寬鬆低垂的紐帶牽繫著你我，不以母親、女兒之名，將彼此網綁起來。

以母女之名的網綁，常常藏得非常深而隱蔽，甚至習而不察，直到將我們束縛得要窒息。然而生活並不能排練，無法在錯的地方喊暫停；如何鬆綁也無前例可援引，唯有憑藉著強大的愛在失誤中學習放手的契機。唯有我退一步，以寬鬆而不介入的心情與你相處，彼此之間才有進退的餘地，更有溫暖，親愛。在我們輕鬆的關係中，你仍像膩人的小狗似地圍在我身邊繞，你可以靠近我一起聆聽巴哈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，而我對你愛聽的蕭亞軒、徐若瑄竟掩耳走避，顯然我是比你狹隘了。最近，你以高貴的票價去訂購安室奈美惠演唱會的門票，讓我與你父親大為吃驚。一時之間，無法接受那個我們還以為害羞內向的小女孩，竟可以獨自前往小巨蛋，與幾千上萬人擁擠在一處吶喊狂歌。你也一再熱烈推薦我聽 Kelly Clarkson。她充滿動力高歌：我要展開雙翼，我要學習飛行，雖然向你道別並不容易。……這也是你的心聲嗎？那是青春期的，富於幻想的，尚未真正找到自己方向的你嘗試鼓翼飛去雀躍的心嗎？你試圖用音符來敲打我的偏見，以帶著稚氣的歌聲來軟化我還不時緊緊握住的雙手，對否？

那麼，我也希望你能聽聽 sunrise sunset 這首歌。這是電影《屋頂上的提琴手》裡在大女兒婚禮中那父母親唱的一首歌：這是我帶大的小女孩嗎？這是那個在玩耍的小男孩嗎？我不記得他們有長大啊，他們是何時長大的？他們昨天不是還很小嗎？日出，日落。日出，日落；歲月飛逝。……歲月飛逝，你也到了有秘密的年紀，有了不想對人訴說的心思。我看著你，彷彿浮貼著三十年前自己的

身影，有對未知遠方的嚮往，有青春期急於飛翔的雀躍。看著你，像在看一幅熟悉的地圖，又像在發現一個新大陸，我將會是一支羅盤，一付望遠鏡，是等待你的港灣，抑或是任你航行的海洋？

日出日落又日出日落之間，你又長大了。我正努力學習像看日出日落一樣，自然平靜地將緊緊拉著的紐帶輕輕地，練習著，放手。

